

# 当代美国史学研究

DANGDAI MEIGUO SHIXUEYANJIU

徐孝虎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 目 录

绪 论	( 1 )
一、研究题目的思考	( 3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5 )
三、研究方法的探讨	( 10 )
四、研究的学术价值	( 22 )
第一章 社会背景与史学嬗变	( 25 )
一、社会的“大变异”	( 27 )
二、现代美国史学概览	( 30 )
第二章 历史学的挑战与变化	( 35 )
一、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与史学研究的自主性	( 37 )
二、史学研究的碎化与史学的综合性	( 46 )
三、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及应对	( 54 )
第三章 历史学家的困惑与思索	( 64 )
一、历史知识传播与历史研究的冲突	( 66 )
二、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与职业道德	( 75 )



第四章 历史学组织的危机与未来·····	( 84 )
结 语·····	( 96 )
附录一 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题录 (1884—2014) ·····	(100)
附录二 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年会目录 (1907—2014) ·····	(125)
附录三 美国南部历史协会主席名录 (1935—2014) ·····	(131)
参考文献·····	(133)
后 记·····	(147)

# 绪 论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著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系列丛书的历史卷《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开篇指出：“在事隔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历史学的观念及其职能，历史学家对待自己工作的态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显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sup>①</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历史学经历了一系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历史学家的观念及历史学组织都在变化。美国历史协会是美国最大的历史学团体。每年年底，行将卸任的协会主席都要在工作会议上发表一篇“告别演说”。他（她）们或归纳史学界的现状，或总结历史研究的趋势，或阐述本人所关心的具体课题。<sup>②</sup>

战后美国史学的发展与社会科学的不断成长紧密联系

---

①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②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王建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在一起。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出现了以新政治史、新经济史和新社会史为代表的社会科学新史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张广智、张广勇在总结这一影响时说到：“在社会科学的不断冲击和渗透过程中，美国史学面临了如何生存和自主发展的危机。可以说，现代美国史学的演变是一个不断克服这种危机的发展过程。”<sup>①</sup>美国历史协会1981年主席、美国早期史专家、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伯纳德·贝林在其主席演说辞《现代史学的挑战》中富有远见地归纳了史学的发展趋势。他认为：“历史学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用更深奥、更高级的技术去研究历史，而是用前所未有的综合性和分析性来恢复历史的全貌。”<sup>②</sup>国际著名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在其名著《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中探讨的中心议题是后现代主义向严谨的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sup>③</sup>

本书尝试着将战后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放在战后美国史学以及史学所依托的社会大背景下来考察，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分析和比较主席演说辞，探析战后美国史学的演变及发展，探求美国史学遇到的挑战及史学家们的应

---

<sup>①</sup> 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页。

<sup>②</sup> [美]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王建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2页。

<sup>③</sup> [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中文版序言。

变之策。

## 一、研究题目的思考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的“致读者”中有这样的表述：“每个时代都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sup>①</sup> 斯塔夫里阿诺斯正是从人类遭遇的新问题出发，关怀现实生活，探求历史联系，才写出了文明全球的通史，带给现世诸多有益的启示。

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向材料要问题，找联系。没有问题，再好的材料和方法也会失去意义。如今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已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它成为研究历史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笔者认为，能否写出一篇好的论文，从某种程度上，首先表现为作者提出问题的能力，一项研究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找到了值得研究的问题。费弗尔明确指出：“提出问题是所有历史研究的起始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历史，提出问题和形成假设，这两个程序构成了所有现代科学工作的基础。”<sup>②</sup>

笔者在阅读了张广智、张广勇的《现代西方史学》后发现，其在论述现代美国史学发展脉络时频频提到美国历

---

<sup>①</sup> L. S.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21st century*.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英文版第Ⅷ页。

<sup>②</sup> 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55 页。

史协会主席，短短 50 页的内容<sup>①</sup>就提到了 14 位主席，协会主席的脸谱俨然就是现代美国史学演变的概貌。由此笔者渐渐对美国历史协会及其主席演说辞发生了兴趣，于是从美国历史协会官方网站下载了历届主席的演说辞。笔者了解到我国史学界已经先后出版了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的两个译本，时间从 1949 年至 1988 年，整整 40 年，遂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两本译文集收齐，对照英文原版演说辞，开始了最初的学术之旅。

王建华在《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译序中说，战后国外史学经受了一系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战后美国历史学遇到了什么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挑战背后蕴含着什么危机？作为美国历史学界“权威人士”的历史协会主席是如何看待和论述这些挑战的？他们又提出了哪些应对上述挑战和危机的建议？这些问题是笔者在研读协会主席演说辞的过程中一直思考并努力探寻的。通过认真研读这些演说辞，笔者发现可以通过共同的主题，即战后美国史学遭遇的各种挑战及协会主席对这些挑战的看法和应对的建议，将演说辞贯穿起来。笔者按照这个思路拟定了题目，力图从战后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中去探究美国史学遇到的挑战及史学家们的应变之策，探析美国史学发展的学理和脉络。

---

<sup>①</sup> 参见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56~205 页。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史学界同行在这一领域做过什么研究？他们是如何组织材料来论述主题的？这是笔者在选定研究题材、确定研究主题并拟定题目时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国外关于战后美国史学的研究，从其内容来看，多以流派及代表学者为考察对象。国内也推出了关于协会主席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包括大量译著。虽然中外历史学家在其著作和文章中不断提及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及其演说辞，但专门以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为考察对象来研究美国历史学演变的著作和文章很少。囿于条件和能力，笔者仅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略述一二。

这里首先分析国外史学界对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复杂的变迁，作为社会发展重要反映的史学的发展，其道路也充满了泥泞和坎坷。美国历史协会会刊《美国历史评论》发表的协会主席演说辞，成为研究战后美国社会变迁及史学演变的“晴雨表”。

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学者赫尔曼·奥苏伯尔以1884年至1945年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为考察对象写了一篇博士论文，此后出版了专著《历史学家的技艺：关于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1884—1945）的研究》。奥苏伯尔以时间为纵轴，以演说辞的内容为依据，对1884年美国历史协会成立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结束这一时期的主席演说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他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这一期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演说内容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奥苏伯尔在为其专著 *Historians and Their Craft: A Study of the Presidential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884 - 1945* 所写的导论中指出：“本书并不试图探讨历届主席的个性和学术生涯，也无意探析他们全部的史学思想，更不去探究主席们历史观念的起源。它着重于研究历届主席在演说辞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观，即他们关于历史功用、历史的文学性、历史事实的选择和解释、历史哲学、历史人物的作用及历史的内容等方面的看法。因此它关注的重点是演说辞中与这些主题相关的论述。”<sup>①</sup> 从奥苏伯尔关于其论著主题的介绍中，读者可以了解到作者关注问题的重点和选择材料的依据，即他关注的是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们的历史观，重点考察各位主席对于上述主要史学议题的论述。这样，既丰富了对历届主席演说辞的了解，又加深了历史学界对于史学重要问题的认识。显然，奥苏伯尔是以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关于史学重要问题的认识来组织文章并展开论述的。他进而指出，尽管协会主席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同看法，但是他们至少在一点上存在共识，即历史不仅仅只关注政治和军事。从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对于历史学各种问题有共识也有分歧，而这正是奥苏伯尔研究的中心。

其次，概述国内史学界关于战后美国史学及美国历史

---

<sup>①</sup> Herman Ausubel, *Historians and Their Craft: A Study of the Presidential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884 - 1945*,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Inc., 1965, p. 11.

协会主席演说辞的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程群的论文以《美国历史评论》为讨论中心，结合国内外史学界关于战后美国史学的研究成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史学发展做了重要概括。她在之后出版的《论战后美国史学：以〈美国历史评论〉为讨论中心》一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史学界出现了研究二战、反思历史的许多史学著作，美国史学在理论方法上发生了重要转变，完成了从旧史学到新史学的重新定向。美国史学经历了战后初期的恢复、反思，到20世纪70年代呈现出繁荣的特征，史学范式、研究路径和主要著作都显示出多元化的趋势。然而，繁荣现象的背后也带给史学家诸多问题与深深的思考。20世纪末，面对史学“碎化”、国际化及“语言学转向”等问题，为了应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恢复宏大叙事，重建“理想国”，历史学家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sup>①</sup>对此，程群在其著作中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论述。她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史学界关于战后美国史学研究的诸多空白，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战后美国史学的演变提供了重要平台。

国内先后出版了两本关于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的译著：一本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译丛》编辑室编译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由何新等学者翻译，于196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另一本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译的《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

---

<sup>①</sup> 程群：《论战后美国史学：以〈美国历史评论〉为讨论中心》，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由王建华等学者翻译，于1990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前言中，编者指出历届大会主席都是美国资产阶级史学界的“权威”人士，他们所作的演说常常是以美国史学中的重大问题和史学界的致力方向为主要内容。我们只要看一看12年（1949—1960年）来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演说，就可以对美国史学的发展有一个大致的认识。<sup>①</sup>198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其编译的《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前言中指出，近几十年来美国史学经受了一系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在迎接挑战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的观念、理论和方法乃至历史学本身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努力认识这些变化，对于我国史学界沟通、加强同国外史学界的联系，推动历史研究都是有益的探索。这本演说集的出版与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一起，为我国史学界研究美国史学的现状及演变提供了比较完整和系统的资料。<sup>②</sup>

此外，国内主要集中于对《美国历史评论》及其所载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的译介和对协会主席史学思想

---

<sup>①</sup>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译丛》编辑室编译：《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何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前言。

<sup>②</sup>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王建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

的评析。其中介绍性的论文有：罗凤礼的《西方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一场论战——美国历史协会 1988 年会上的辩论》（《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 年第 2 期）、东来的《新版美国历史学会〈历史著述指南〉介绍》（《世界历史》，2000 年第 3 期）、张涛的《1990 年代〈美国历史评论〉的中国研究》（《史学集刊》，2004 年第 3 期）、程群的《〈美国历史评论〉：第一份科学的美国历史杂志》（《史学月刊》，2004 年第 4 期）和樊书华的《美国历史协会〈美国历史评论〉杂志简介》（《史学集刊》，2008 年第 3 期）。评析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史学思想的有：李剑鸣的《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初论》（《史学理论研究》，1999 年第 1 期）。另外，还有一些是协会主席的采访和演说辞的译文。关于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访谈的史学论文有：王希的《近 30 年美国史学的新变化——埃里克·方纳教授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 3 期），凤鸣整理、刘军编校的《方纳谈当代美国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 4 期）。译文有：王加丰译、罗凤礼校的 1985 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麦克尼尔的演说辞《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史学理论》，1987 年第 1 期），王寅翻译、陈威校对的 1990 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哈伦的演说辞《美国历史协会的未来》（《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2 年第 8 期）等。

国外史学界关于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讲辞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赫尔曼·奥苏伯尔的专著《历史学家的技艺：关于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1884—1945）的研究》。奥苏伯尔博士论文的选题和论述角度给了笔者诸多启发，

增强了笔者对选题的信心和设题的认识。国内关于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的两本译文集为我们认识美国战后史学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上述关于美国历史协会及主席演说辞的介绍和评析文章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有关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笔者认为受研究思路的限制，奥苏伯尔关注的更多的是演说辞的内容及史学家的历史观等方面，而较少论及协会主席演说辞的社会背景及美国历史学所遭遇的挑战。相比国外史学界关于美国历史协会及主席演说辞的研究成果，国内的相关研究相对薄弱。据笔者了解，国内史学界对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还缺乏系统的分析和深入研究。

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讲辞作为单独成篇的重要论文，自成一体，对我们了解美国史学家的思想和美国史学的演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书尝试着通过考察战后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来论述战后美国史学遇到的挑战及其“权威人士”的应对之策。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比较和分析主席演说辞，应该是别有一番旨趣的。这样做，既可以进一步丰富国内史学界关于美国历史协会的知识，加深对协会主席史学思想的了解，又能扩展国内史学界对美国史学演变过程的认识。

### 三、研究方法的探讨

根据美国历史协会历届主席的演说辞所涉及的主题、内容、观点等不同因素，经过认真分析和比较，笔者认为至少有三种研究方法可用来考察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第一种，根据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所涉及的内容

对其进行分析、比较和研究，深入挖掘演说辞中丰富的史学思想，加深史学界对演说辞的认识。这种研究方法从演说辞的内容出发，按照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发表的演说辞所涉及的内容和探讨的主题来编排材料、组织文章。这对于读者全面了解美国历史协会历届主席演说辞的内容，深刻理解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具有显而易见的功用和价值。我们姑且称这种研究方法为“材料阐释型”。上文提及的美国学者赫尔曼·奥苏伯尔的专著《历史学家的技艺：关于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1884—1945）的研究》，正是以这种考察方法来研究演说辞的。第二种研究路径以演说辞所涉及的著名学派及其代表学者的学术主张和思想演变为研究演说辞的线索，通过对其代表人物演说辞内容的解读来探讨美国史学主要学术流派的演变趋势。譬如可以早期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特纳（1910）、鲁滨逊（1929）、比尔德（1933）等代表人物为线索来探讨新史学派<sup>①</sup>的演变及发展，可以贝克尔（1931）、比尔德（1933）、李德（1949）为代表来研究美国史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学派的史学思想和实用主义历史倾向，可以特纳（1910）为例来探讨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边疆史学派”，也可以麦克尼尔（1985）为例来探讨“世界史”研究体系的变化等。这种研究路径我们美其名曰“学派演变型”。此种研究方法主要考虑的是历史协会主席及其演说辞在美国历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这种研究路径是国内学

---

<sup>①</sup> 蒋大椿、陈启能：《史学理论大辞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38页。

术界在考察西方史学发展时采用较多的。张艳国曾在笔者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上提出以考察著名学派代表人物的方式来研究协会主席的演说辞。据笔者观察，国内目前尚无学者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第三种，用一个问题，或者说用一个主题去观照美国历史协会历届主席演说辞。这种研究范式将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演说辞放在美国史学以及史学所依托的社会大背景里考察，从某个角度解读、分析和比较演说辞，探析美国史学的演变及发展，考察美国史学遇到的重大课题，以此来丰富史学界对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的知识，为史学界认识美国史学开辟一个新的视角。这里姑且称之为“主题贯穿型”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范式的特点是主题鲜明、问题集中。研究者通过深入挖掘演说辞对相关主题（如挑战与应变）的论述及其背景材料，深入探讨美国史学家的学术争论和美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深化史学界对美国史学主题（矛盾运动）的认识。

下面笔者结合针对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的初步考察，分别探讨上述三种研究方法的优势与不足，以进一步说明本书研究的路径和价值。

第一种“材料阐释型”的研究方法。这是美国学者赫尔曼·奥苏伯尔研究 1884 年至 1945 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所采用的方法。奥苏伯尔研究的重点是演说辞本身，他关注的是演说辞的作者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看法，即他们的历史观。诚如奥苏伯尔在为其专著所写的导论中指出的，本书并不试图探究历届协会主席的个性和学术生涯，也无意探讨他们全部的历史思想，更不去探析主席们

的历史观念的起源。本书着重于研究历届主席在演说辞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观，即他们关于历史功用、历史的文学性、历史事实的选择和解释，对于历史哲学、历史人物的作用及历史的内容等问题的看法。因此本书关注的重点是与上述主题相关的论述。<sup>①</sup>从奥苏伯尔关于其研究方法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研究者设置论题的角度和关注的重点。平心而论，奥苏伯尔从上述六个方面研究演说辞的内容，应该说比较全面，既涉及历史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又涵盖了多数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的内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材料阐释型”的研究方法既不是去穷尽协会历届主席演说辞的主题，也无意追求全面探析各位主席演说辞的所有内容。研究演说辞并不是要把演说辞的每一句话都做罗列，也不是要对协会主席的每一个观点全做分析，这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演说辞是研究的材料和手段，我们只要能深入挖掘演说辞的主要思想并组织起来形成有意义的历史图示，就算达到了研究目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当中把握一些选择和安排材料的原则是必要的。如果一定要追求“全面”，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直接阅读协会主席演说辞，因为演说辞本身是其所涉及内容、所论述主题唯一完整、可靠的文本。

那么，奥苏伯尔为什么还要研究演说辞呢？依照笔者的理解，研究演说辞的必要性正体现在对演说辞内容的发

---

<sup>①</sup> Herman Ausubel, *Historians and Their Craft: A Study of the Presidential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884 - 1945*,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Inc., 1965, p. 12.

掘和选择中，因为那是围绕某些问题展开的。研究者将演说辞作为一组材料和论据来使用，按照研究者预先设定的角度和框架来编排演说辞，演说辞因此就有了“新意”和“活力”。这些材料按照研究者的“编排”，被放到了合适的位置，就形成了一幅有意义的“历史图示”，增加了读者的历史知识，而这正是研究演说辞的目的和价值所在。奥苏伯尔这种“材料阐释型”的研究方法可以进一步丰富人们关于演说辞的认识，但缺少的是集中、深刻地论述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对于某一重大史学主题（如挑战与应变）的关注。如果将主席的演说辞按照有关主题（如挑战与应变）来安排，深入挖掘协会主席对于这一重大主题的论述和分析，显然能加深我们关于这一史学主题的认识。

第二种“学派演变型”的研究路径。这是以著名学派和代表学者的学术发展轨迹为研究演说辞的线索，通过对其代表人物演说辞的考察来探讨战后美国史学主要学术流派的演变趋势。根据笔者对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辞的考察，运用这种探究某一学术流派流变的方法来解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演说辞有一定的难度。下面以我国西方史学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张广智、张广勇的著作为例子予以说明。

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论述现代美国史学的发展脉络时频频提到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名字。其所指的现代美国史学大致是 20 世纪的美国史学。<sup>①</sup> 以笔

---

<sup>①</sup> 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前言。